

# 南方新兴力量及南南合作新方式： 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和印度的战略交往

埃塞俄比亚 范图·切鲁

【内容提要】本文深刻分析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和印度的交往。埃塞俄比亚虽然不是石油出口国，但却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过去十年里，几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埃塞俄比亚的成功，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其发展型政权有能力策略地理顺与新兴发展伙伴和传统发展伙伴的关系，有能力发挥本国的生产潜力，同时保持国家政策尚有调控空间。埃塞俄比亚的务实“经济外交”源自后来组成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的各个解放组织渴望从而在根本上全方位改造埃塞俄比亚社会，彻底摆脱贫困。“埃革阵”一直把贫困看作是“民族耻辱”，制约了国家制定独立对外政策和发展政策的能力。埃塞俄比亚的经验质疑有关新兴力量大举进入非洲等同于新式“殖民主义”的说法，这种说法漠视非洲旨在把与新兴力量的关系改造成“双赢”伙伴关系的能动性。

【关键词】金砖国家；投资流；印度；全球化；南方世界；中国

【作者简介】范图·切鲁（Fantu Cheru），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7—2012年，他任乌普萨拉大学北欧日耳曼非洲所研究室主任。他曾参加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咨询小组，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争取国际支持。曾任赫尔辛基全球化和民主化经济议

程的召集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外债和结构调整计划的特别报告人。他的著作包括《非洲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 中国、印度和巴西投资的影响》(2013年)、《21世纪的非洲和国际关系》(2011年)。

## 引言

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崛起, 既是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经济关系, 也是非洲发展的希望。的确, 在过去的十年间, 非洲与南方新兴参与者的交往范围大为扩展, 而且未来还可能继续拓展。从短期来看, 非洲各国政府基本上积极回应这些参与者的新一轮友好攻势, 部分原因在于大宗商品出口的高回报、得到价格不贵的日用消费品, 以及从有助于非洲国家发挥生产潜力的重要基础设施投资中获得的好处。<sup>①</sup>

新兴南方国家成为非洲优先选择的合作伙伴还有一个因素, 与它们的合作方式有关, 即建立在互相尊重、互惠互利、尊重合作伙伴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的伙伴关系。<sup>②</sup> 这与西方捐赠者那种基于“附加条件”的家长式伙伴关系完全相反。<sup>③</sup> 新兴南方合作伙伴把非洲描绘为充满活力和发展即将起飞的大陆, 认为这里富有能使合作双方都受益的无限商机。这对于非洲领导人来说就是福音, 他们早已厌烦西方的家长做派。<sup>④</sup>

然而, 从一开始就必须指出, 非洲和新兴南方合作伙伴的关系很复杂, 并非完全没有冲突。例如: 新兴国家生产的廉价制成品和非洲当地生产的制成品之间存在竞争<sup>⑤</sup>; 在某些产品方面间接地与非洲竞争出口市

① D.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C. Alden, *China in Africa*; F. Cheru & C. Obi, *The Rise of China and Africa*; and “Africa Rising”.

② E. Mawdsley, *From Recipients to Donors*; and F. Cheru & C. Obi, *The Rise of China and Africa*.

③ C. Hackenesch, *European Good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R. Manning, “Will Emerging Donors Change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④ N. Woods,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and S. Chaturvedi et 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Emerging Powers*.

⑤ L. Axelsson & N. Sylvanus, “Navigating Chinese Textile Networks”; and P. Draper et al.,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n Network Industries”.

场<sup>①</sup>；当地劳动力或物资投入的内包有限；劳工关系和环保做法不好<sup>②</sup>；就中国而言，问题是在中国出资的建筑项目上大量引进低技能中国劳工。<sup>③</sup>然而，默罕等人提醒得对，中非关系问题更加复杂，不应该仅仅关注其中的紧张和冲突，还应该关注这一关系的互利互惠潜力。<sup>④</sup>

本文旨在深刻分析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和印度的交往，以便说明非洲的能动性是非洲与其外部发展合作伙伴建立互利合作关系的关键。为了讲透这一命题，需要探讨下列问题：新兴的南方发展合作伙伴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带来什么挑战和机遇？自1995年起寻求结构转型以来，埃塞俄比亚政府采取了哪些策略来理顺其与新兴南方伙伴，以及与传统西方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将探讨发展型国家有远见的政治领导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埃塞俄比亚与新、老伙伴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助于自身的转型，是否能够互利？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有关新兴南方合作伙伴在非洲的作用的各种不同观点。第二和第三部分各自分析埃塞俄比亚在继续加强与欧盟以及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同时，发展与中国和与印度的关系。

## 关于新兴力量和非洲之间关系的不同观点

在过去的十年间，非洲和新兴南方合作伙伴之间关系的文献急剧增加。关于如何评价新兴合作伙伴对非洲发展的真正影响存在不同的观点，可以分为四个阵营：危言耸听者、心存怀疑者、批判“新帝国主义”者，以及热情支持者。

危言耸听者把新兴南方行为体的崛起看作是对传统西方列强控制（非洲）经济、文化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威胁。<sup>⑤</sup>受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派的影响，危言耸听派学者将新兴南方国家的崛起看作是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

① A. Geda & A. Meskel, “China and India Growth Surge”.

② Human Rights Watch, *You will be Fired if you Refuse*.

③ C. Alder, “China in Africa”; and Mutesa, F. “China and Zambia: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④ G. Mohan et al.,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p. 163.

⑤ M. Naim, “Rogue Aid”; and F.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和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等评论员几乎带有排外情绪,他们对美国政府鹰派关键外交决策者的思想有很大影响,敦促他们应对新兴南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sup>①</sup>

第二类是怀疑论者,主要是那些从事援助事务的官僚,他们承认当前发展援助体系确有缺陷,但仍旧为其辩护。这些批评者警告新兴援助方“不附加条件的”援助将导致援助激增和分散,会减少透明度,而不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有效援助的最佳做法。<sup>②</sup>一些学术批评者也加入了怀疑论的阵营,他们希望当前援助体系的民主化。<sup>③</sup>这两种人都要求新兴南方合作伙伴采用西方捐赠者都没有遵守的助效率和共同责任等主要标准,<sup>④</sup>从而引致丹比萨·莫约等评论家呼吁终结我们知道的那种援助。<sup>⑤</sup>毫不奇怪,新兴南方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的官员拒绝接受上述批评,称之为西方政府的“虚伪说教”,都是出于政治目的故意安排的。南方伙伴认为西方政府通过债务安排,附带条件的借贷和不公平的贸易等手段维持非洲处于贫困和边缘化困境。<sup>⑥</sup>

第三种类型批判新兴南方参与者的包括那些专注于研究新帝国主义的学者。这个阵营的学者意识形态背景不同,他们把新兴合作伙伴的行为总结为“新形式的帝国主义”,意指新来者主要为攫取非洲的资源,并不关心促进非洲大陆的真正发展和民主。<sup>⑦</sup>毫不奇怪的是,他们的观点与危言耸听派保守作者们很接近,后者也把南方参与者在发展中世界的扩张说成是帝国主义行为。他们之间唯一不同的是,指责新帝国主义的学者不仅批评新兴南方合作伙伴,而且也反对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与新

① M. Pillsbury,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M.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and F.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② E. Mawdsley, “Fu Manchu versus Dr. Livingstone”; and D. Brautigam, “Ai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③ S. Chaturvedi et 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Emerging Powers*; E. Mawdsley, *From Recipients to Donors*; and P. Kragelund, “The Return of the non-DAC Donors.”

④ H. Herbert, “Sixty Years of Development Aid”.

⑤ D. Moyo, *Dead Aid*.

⑥ B. Sauntmann & Y. Hairong, “Fu Manchu in Africa?”

⑦ D. Moyo, *Winner take All*; and R. Southall & H. Melber, *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参与者激烈竞争，以维持他们在快速变化的地缘格局中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影响，非洲已经成为这种争夺的中心。<sup>①</sup>

第四种作者与批判者和怀疑者阵营完全相反，这些务实的支持者把新兴南方参与者的崛起看作是一种机会，而不是一种威胁。这个阵营的作家包括莫兹利、切鲁和奥比、卡莫迪和布罗蒂加姆等。他们认为，新兴南方力量的崛起能够为非洲国家提供新的可能，不必接受西方援助和信贷机构的强行控制，开辟独立的发展道路。<sup>②</sup> 在这个过程中，新兴发展合作伙伴帮助扩大了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从而可以尝试替代性发展模式。

本文不想囿于上述各种争议观点，而是像默罕和兰佩特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侧重讨论“非洲的能动性”<sup>③</sup>、发展型政权的作用以及有远见的领导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sup>④</sup> 我们认为，新兴力量在非洲的影响加强，既不一定形成某种新的殖民式关系，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保证非洲国家拥有自主决策的空间。新型合作关系转变为双赢伙伴关系最终还要看非洲如何发挥作用：特别是要看各个非洲国家的政权性质，要看这个政权是否具有长远的国家发展愿景、必要的制度能力，以及强势和坚决的政治领导，以便与外部合作伙伴战略交往。<sup>⑤</sup> 埃塞俄比亚的例子表明，只有具备长远目标的坚定政治领导愿意采取行动，而且不怕担风险，这样的国家才能够以强势地位与合作伙伴协商。

## 埃塞俄比亚与“新伙伴”和“老伙伴”的关系

根据卡普林斯基、盖达和默斯克爾的模型，这一小节将聚焦贸易、国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援助和优惠贷款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介

① D. Volman, *China, Indi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② G. Mohan & M. Powe, “New African Choices?”;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and F. Cheru & R. Modi,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P. Carmody, *The Rise of the BRICS in Africa*.

③ African agency, 经询作者，这个词组的含义是：非洲方面（政府、企业等）在对外合作中争取自身利益的能力。——译注

④ G. Mohan & B. Lampert, “Negotiating China.”

⑤ M. Zenawi, “States and Markets”; and F. Cheru & M. Calais, “Countering ‘New Imperialisms’.”

绍一下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不过, 在此之前, 必须先简要了解埃塞俄比亚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革命的历史背景。

1991 年, 组成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埃革阵) 的各支解放力量打败军事政权, 此后埃塞俄比亚与新兴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必须从这个政治秩序背景下来看。埃革阵 1991 年 5 月掌权后, 一直致力于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建设, 以彻底改造埃塞俄比亚社会的方方面面。埃革阵在解放斗争期间依靠农民的社会基础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执政后的政府首先抓解放后的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的改造, 自然不会接受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为了追求替代性的发展战略, 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特别强调, 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必须确保拥有政策空间的关键重要性。<sup>②</sup> 梅莱斯最喜欢的两个发展型政权 (developmental state) 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因为它们都成功地拒绝遵循新自由主义教条。<sup>③</sup>

解放后的改造事业要求埃塞俄比亚彻底改变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具体体现于政府 2002 年制定的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sup>④</sup> 该战略实质上主张, 埃塞俄比亚 “经济外交” 的关键政策是与传统西方发展合作伙伴和南方新兴发展合作伙伴开展建设性交往。此后数年间, 埃塞俄比亚制定了国家长期发展战略 “增长与改革计划”, 旨在改造自给自足农业经济, 实现工业化, 最终目标是在 2025 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sup>⑤</sup> 鉴于埃塞俄比亚政府十分强调将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 因而其决定与中国和印度保持交往自然具有着良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因为中国和印度热衷于投资基础设施、电信和能源部门, 并且提供所需的大量融资。

## 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关系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期东欧共产主义瓦解, 埃塞俄比

① R. Kaplinsky & M. Morris, “The Asian Drivers and SSA”; A. Geda & A. G. Meskel, *Impact of China-Africa Investment Relations*.

② M. Zenawi, “Africa’s Development.”

③ A. De Waa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les Zenawi.”

④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Foreign Affairs*.

⑤ MOFED,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亚和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战略上是一致的。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特别热衷于更多地学习韩国、中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政策和体制改革,这些改革政策开发它们各自的生产潜力,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sup>①</sup>

梅莱斯总理1995年访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97年回访埃塞俄比亚。梅莱斯访问期间亲自鼓励中国投资商到埃塞俄比亚投资,并且保证埃塞俄比亚将为他们提供所有必要的激励措施。一年以后,即在1998年,埃塞俄比亚财政和经济发展部与中国商务部共同建立了埃塞—中国经贸合作混合委员会,<sup>②</sup>作为协调双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议的一个平台。两国的业务小组每两年轮流在北京或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

除了这个混合委员会以外,埃塞俄比亚政府其他部门也影响着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关系的走向,包括总理办公厅、外交部,以及埃革阵的高级官员。人民代表院(即议会)外交与安全常务委员会则从另一个制度层面审议有关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事务。最高政治层面常常逐个决策向中国提出大额贷款要求。埃塞俄比亚财政和经济发展部内设有埃塞俄比亚—中国特别协调处。<sup>③</sup>

促进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关系的第三条渠道是两国的政党——埃革阵和中国共产党。每年,埃塞俄比亚都会有多达200人的州级和中央政府管理人员到中国参加培训和经验交流,两党交流发展经验,讨论政党在政权中的作用和政党(领导)继任战略等。

### 贸易领域

尽管埃塞俄比亚不是石油出口国,但它和中国的贸易在过去十年间仍然急剧增长。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但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前。<sup>④</sup>如表1所示,埃塞俄比亚对中国的出

① M. Zenawi, "Africa's Development."

② C. Hackenesch, *European Good Governance Policies meet China in Africa*; and interview with official from the China-Ethiopia Coordination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ptember 17, 2015.

③ Interview with officials at the China Coordination Desk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ddis Ababa, August 17, 2015.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for Trade, July 11, 2013.

口微不足道: 2012 年仅 2.19 亿欧元, 而从中国进口达 13.1 亿欧元, 贸易逆差为 10.91 亿欧元。埃塞俄比亚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农产品、皮革和香料。通过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开发满足不断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需求的精选农产品细分市场, 埃塞俄比亚仍然有很大空间来充分利用中国的特惠贸易安排。埃塞俄比亚快速增长的酿酒工业并成功打入中国市场, 说明埃塞俄比亚能够扩大其与中国贸易。

表 1 2012 年埃塞俄比亚的主要贸易伙伴

| 排<br>名 | 合作<br>伙伴  | 进口       |             | 合作<br>伙伴  | 出口       |             | 合作<br>伙伴  | 贸易总额     |             |
|--------|-----------|----------|-------------|-----------|----------|-------------|-----------|----------|-------------|
|        |           | 百万<br>欧元 | 占全世界<br>百分比 |           | 百万<br>欧元 | 占全世界<br>百分比 |           | 百万<br>欧元 | 占全世界<br>百分比 |
|        | 全世界       | 9987     | 100.0       | 全世界       | 1672     | 100.0       | 全世界       | 11675    | 100.0       |
| 1      | 中国        | 1310     | 13.1        | 欧盟        | 541      | 32.3        | 欧盟        | 1759     | 15.1        |
| 2      | 欧盟        | 1218     | 12.2        | 中国        | 219      | 13.1        | 中国        | 1529     | 13.1        |
| 3      | 美国        | 1102     | 11.0        | 美国        | 134      | 8.0         | 美国        | 1236     | 10.6        |
| 4      | 沙特<br>阿拉伯 | 842      | 8.4         | 沙特<br>阿拉伯 | 128      | 7.6         | 沙特<br>阿拉伯 | 970      | 8.3         |
| 5      | 印度        | 546      | 5.5         | 吉布提       | 49       | 2.9         | 印度        | 567      | 4.9         |
| 6      | 土耳其       | 338      | 3.4         | 日本        | 44       | 2.6         | 土耳其       | 371      | 3.2         |
| 7      | 苏丹        | 153      | 1.5         | 以色列       | 34       | 2.0         | 苏丹        | 161      | 1.4         |
| 8      | 日本        | 112      | 1.1         | 土耳其       | 33       | 2.0         | 日本        | 156      | 1.3         |
| 9      | 加拿大       | 107      | 1.1         | 也门        | 32       | 1.9         | 加拿大       | 121      | 1.0         |
| 10     | 俄罗斯       | 101      | 1.0         | 瑞士        | 26       | 1.5         | 俄罗斯       | 115      | 1.0         |

资料来源: 欧洲委员会贸易局, 2013 年 11 月 7 日。

### 投资领域

中国公司一直是埃塞俄比亚的第三大外国投资商,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印度。中国的投资覆盖不同领域众多项目。在 1998—2014 年, 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署注册的投资项目多达 1094 项, 其中一半多投入制造业 (见表 2)。657 个制造业项目中, 89 项在建, 257 项投入运营, 余下 311 项尚在准备阶段。建筑和房地产是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直接投资的第二大领域, 而中国在农业上的投资却微不足道, 只有 39 个投资项目, 其中 6 项



在建，33 项仍处于准备阶段。<sup>①</sup> 这些数字反驳了对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大肆“抢占土地”的指控。

表 2 从 1998 年 8 月—2014 年 2 月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行业分类和状态

| 行业        | 单位   | 资金（千比尔）  | 各投资项目实施阶段 |      |      | 估计就业人数 |
|-----------|------|----------|-----------|------|------|--------|
|           |      |          | 在建项目      | 运营项目 | 准备项目 |        |
| 农业        | 39   | 4127458  | 3         | 3    | 33   | 7154   |
| 制造业       | 657  | 37952918 | 89        | 257  | 311  | 101493 |
| 矿业        | 10   | 174238   | 1         | 3    | 6    | 1818   |
| 教育        | 3    | 2430     | 1         | 1    | 1    | 29     |
| 医疗卫生      | 13   | 28605    | 1         | 10   | 2    | 167    |
| 旅馆酒店      | 68   | 1006266  | 6         | 19   | 43   | 3386   |
| 旅游交通      | 11   | 19974    | 1         | 3    | 7    | 519    |
| 房地产、咨询服务业 | 150  | 2594889  | 10        | 76   | 64   | 47093  |
| 建筑、打井     | 138  | 11601107 | 20        | 56   | 62   | 56553  |
| 其他        | 5    | 57600    | 1         | 2    | 2    | 361    |
| 总计        | 1094 | 57566485 | 133       | 430  | 531  | 218573 |

资料来源：埃塞俄比亚投资署，2015 年 8 月。

### 技能传授和经验交流

中国进行知识和技能传授最明显的表现是试验建立经济特区。中国在亚的斯亚贝巴近郊莱布建立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加工区计划雇佣 10 万名工人，并在当地为他们提供住房和教育。莱布的初始投资来源于中国一家皮鞋制造商华坚集团；其他有意投资的包括中非发展资金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加工区计划引入 20 亿美元的投资，10 年内实现 40 亿美元的投资回报。<sup>②</sup>

<sup>①</sup>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Ethiopian Investment Agency, March 2015.

<sup>②</sup> Interviews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Special Adviser on Industrialization, March and August 2015.

### 基础设施和融资

中国广泛参与埃塞俄比亚道路、电力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各金融机构给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贷款到 2013 年累计达到 57 亿美元。加上签订若干新的基础设施协议, 这些数字还会增加 (见表 3)。

表 3 2012—2013 年中国给埃塞俄比亚的贷款种类及贷方

|         |            |          |               | 贷款条件            |            |            |
|---------|------------|----------|---------------|-----------------|------------|------------|
|         | 签订日期       | 经济部门     | 资金<br>(百万美元)  | 利率<br>(%)       | 宽限期<br>(年) | 还款期<br>(年) |
| 总计      |            |          | 5710908.00    |                 |            |            |
| 中央政府:   |            |          |               |                 |            |            |
| 中国进出口银行 | 27/03/2013 | 照明与电力生产  | 292250000.00  | 2               | 8          | 20         |
| 中国进出口银行 | 13/06/2013 | 铁路运输     | 300000000.00  | 1.75            | 5          | 24         |
| 政府担保:   |            |          |               |                 |            |            |
| 国家开发银行  | 19/12/2012 | 制糖业      | 25000000.00   | Libor*<br>+ 2.6 | 3          | 10         |
| 中国电力    | 26/04/2013 | 输变电      | 1002970414.05 | 3.08            | 3          | 15         |
| 中国进出口银行 | 15/05/2013 | 铁路运输基础设施 | 220471000.00  | Libor<br>+ 3.0  | 6          | 15         |
| 中国进出口银行 | 15/05/2013 | 铁路运输基础设施 | 981260000.00  | Libor +<br>3.0  | 6          | 15         |
| 中国进出口银行 | 15/05/2013 | 铁路运输基础设施 | 1289029000.00 | Libor +<br>3.0  | 6          | 15         |
| 非政府担保:  |            |          |               |                 |            |            |
| 华为      | 10/01/2013 | 电信       | 800000000.00  | Libor +<br>1.5  | 3          | 13         |
| 中兴通信    | 10/01/2013 | 电信       | 800000000.00  | Libor +<br>1.5  | 3          | 13         |

\*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资料来源: 改编自埃塞财政与经济发展部公共部门负债统计公报, 表 11。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国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签署的工程合同额累计 188.2 亿美元，其中价值 97.1 亿美元的工程已经交付使用。<sup>①</sup> 作为两国之间特殊关系的证明，中国总理李克强 2014 年 5 月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之间签署了 16 项新协议：风能开发 3.5 亿美元；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购买新的波音飞机 5 亿美元；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线 50 亿美元；以及计划第二个增长与改革计划（GTP2）期间兴建六个工业区。<sup>②</sup> 其中第一个工业区阿瓦萨工业区目前正在建设中，有望在 2016 年 8 月完工并运营。<sup>③</sup>

电力行业。中国公司几乎参与了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发电项目。到 2009 年，这些项目总值已经达到了 17 亿美元。此外，还有输变电项目、政府的普及供电项目，合计约 3.73 亿美元。表 4 中列出了中国公司参与的部分水力发电项目。事实上，中国公司参与的项目远比表 4 中开列的要多得多。

表 4 中国公司参与埃塞俄比亚电力部门的项目

| 项目      | 公司            | 工程类型                       | 百万<br>比尔 | 百万美元<br>(2009 年 12.45<br>比尔 = 1 美元) |
|---------|---------------|----------------------------|----------|-------------------------------------|
| 发电项目    |               |                            |          |                                     |
| 泰克则水电站  | CWGS JV       | 建设拱形大坝<br>引水隧道             | 2746.05  | 220.57                              |
| 泰克则水电工程 | CWBEC         | 设计、设备供货和安装                 | 293.79   | 23.60                               |
| 泰克则水电工程 | JV Jpcc 和 CCC | 230 千伏 S/S 的设计、<br>设备供货和安装 | 53.08    | 4.26                                |
| 泰克则水电工程 | JPCC          | 设计、输电线供货<br>和安装            | 78.67    | 6.32                                |

① MOFED, Public Sector Debt Statistical Bulletin No. 11.

② 34. Interview with two senior officials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une 2015.

③ Interview with the Minister and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ime Minister, August 21, 2015.

续表

| 项目                           | 公司               | 工程类型                                 | 百万<br>比尔 | 百万美元<br>(2009 年 12.45<br>比尔 = 1 美元) |
|------------------------------|------------------|--------------------------------------|----------|-------------------------------------|
| <b>发电项目</b>                  |                  |                                      |          |                                     |
| 泰克则水电站                       | CWGS JV          | 建设拱形大坝引水隧道                           | 2746.05  | 220.57                              |
| 芬恰—阿默提综合工程                   | 中国葛洲坝<br>集团公司    | 设计、采购和<br>建厂                         | 1219.12  | 97.92                               |
| 贝莱斯水电项目                      | 中国机械设备<br>进出口总公司 | 设计、制造、到岸<br>供货、运输及安装                 | 613.32   | 49.26                               |
| 格纳莱达瓦水电项目                    | 中国葛洲坝<br>集团公司    | 设计、设备制造、<br>到岸供货                     | 5770.66  | 463.51                              |
| 车默噶—叶达电力项目                   | 中国水电             | 设计、设备制造、<br>到岸供货                     | 7100.45  | 570.32                              |
| 哈惹纳·默叟博和<br>阿达玛·纳兹惹<br>特风电项目 | 中国水电工程<br>顾问集团   | 设计、设备制造、<br>到岸供货、运输<br>安装及调试         | 3198.40  | 256.90                              |
| 发电工程总计                       |                  |                                      | 21073.53 | 1692.65                             |
| <b>输变电项目</b>                 |                  |                                      |          |                                     |
| 泰克则—音达塞拉西—胡梅拉                |                  | 中国                                   | 361.51   | 29.04                               |
| 贝德勒—默特如输电                    |                  | 中国                                   | 209.57   | 15.84                               |
| 巴希尔达尔—德布雷马科斯—<br>亚的斯亚贝巴输电项目  |                  | 中国国际工程股份<br>有限公司<br>上海电力集团股份<br>有限公司 | 1409.05  | 113.18                              |
| 吉布 3 号—亚的斯亚贝巴<br>输电线合同       |                  | 特变电工股份<br>有限公司 (中国)                  | 933.78   | 75.00                               |
| 芬恰—格德霍—<br>格非萨输电项目           |                  | CWBEC (中国),<br>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 381.76   | 30.66                               |
| 寇卡—迪雷达瓦<br>输电项目              |                  | CWBEC & JPPC (中国)                    | 1111.54  | 89.28                               |
| 输变电项目总计                      |                  |                                      | 4407.21  | 353.99                              |

续表

| 项目               | 公司                    | 工程类型                        | 百万<br>比尔 | 百万美元<br>(2009 年 12.45<br>比尔 = 1 美元) |
|------------------|-----------------------|-----------------------------|----------|-------------------------------------|
| 普及供电项目           |                       |                             |          |                                     |
| 绍拉·阿非尔项目         | 中国 Wanabo<br>工程公司     | S/S 供货和变电设备                 | 56.90    | 4.57                                |
| 非洲开发银行二期<br>投资项目 | CAMCO 国际              | OHL 配件供货                    | 9.88     | 0.79                                |
| 非洲开发银行二期<br>投资项目 | 中国国家电力<br>设备集团        | MV 和 LV<br>绝缘器供货            | 28.53    | 2.29                                |
| 非洲开发银行二期<br>投资项目 | 浙江 Hilley<br>国际公司     | MV 和 LV<br>开关设备供货           | 37.51    | 2.01                                |
| 非洲开发银行二期项目       | 中国 Wanbao<br>工程集团     | 设备                          | 81.02    | 6.51                                |
| EAREP I          | Bonle, 中国,<br>CE 灯饰企业 | MV 和 LV 绝缘器供货;<br>节能灯; 路灯采购 | 74.64    | 6.00                                |
| 普及供电项目总计         |                       |                             | 288.47   | 23.17                               |

资料来源：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

**道路建设。**在运输行业，中国公司完全主导了埃塞俄比亚的铁路和公路建设行业。大约有 10 个中国公司从事于铁路和公路网的建设，约占埃塞俄比亚在建道路的 70%。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不仅使中国公司从中国融资的铁路和公路建设项目中受益，还为中国公司从承建西方援助机构融资基础设施项目中获得巨大利润。正如表 5 所示，在过去的 10 年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道路建设中赢得大量的国际竞标，这些项目的融资来自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盟，以及埃塞俄比亚政府担保的中东贷款。<sup>①</sup>

<sup>①</sup> Data from the Ethiopian Roads Authority.

表 5 2013 年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筑路行业参与的部分项目

| 中国公司名称        | 项目名称                  | 道路建设<br>(千米) | 价值<br>(百万比尔) | 百万<br>美元 | 融资方      |
|---------------|-----------------------|--------------|--------------|----------|----------|
| 中国葛洲坝<br>集团公司 | 希雷—斯拉路—胡美<br>拉·拉格迪一段  | 156          | 616.44       | 49.51    | 埃塞俄比亚政府  |
| 湖南晖达          | 希雷—斯拉路—胡美拉<br>二段      | 161          | 627.71       | 50.42    | 埃塞俄比亚政府  |
| 湖南晖达          | 贡德尔—胡美拉               | 117          | 341.18       | 27.40    | 埃塞俄比亚政府  |
| CGC 海外部       | 卡姆鲍尔—查—贡德沃因,<br>一期合同  | 173          | 694.15       | 55.75    | 埃塞俄比亚政府  |
| CGC 海外部       | 查—贡德沃因, 二期合同          | 136          | 904.24       | 72.63    | 埃塞俄比亚政府  |
| 湖南晖达          | 哈勒尔—吉吉加               | 106          | 350.00       | 28.11    | 埃塞俄比亚政府  |
| CGC           | 多多拉—会合点—戈巴            | 130          | 371.62       | 29.85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CGC 海外部       | 麦格纳—梅茶拉               | 120          | 468.17       | 37.60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CGC           | 多多拉—会合点—戈巴            | 130          | 94.60        | 7.60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      | 阿迪格拉特—阿迪阿班            | 108          | 283.22       | 22.75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水电集团        | 纳兹热特—阿萨拉              | 79           | 177.34       | 14.24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水电集团        | 耐克姆普特—麦肯那乔            | 127          | 300.72       | 24.15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路桥总公司       | 布塔吉拉—豪萨那              | 95           | 217.47       | 17.47    | 非洲开发银行   |
| 中国四川国际        | 麦肯那乔—登格罗—<br>比拉—赫那    | 61           | 138.60       | 11.13    | 石油输出国组织  |
| 中国路桥总公司       | 内乔—门迪                 | 74           | 147.77       | 11.87    | 石油输出国组织  |
| 中国路桥总公司       | 梅拉维—贡德尔               | 208          | 395.58       | 31.77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路桥总公司       | 阿莱姆吉娜—布塔吉拉            | 120          | 223.65       | 17.96    | 非洲开发银行   |
| 中国路桥总公司       | 阿瓦什—希尔那               | 140          | 256.54       | 20.61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路桥总公司       | 库鲁比—登格沟—哈拉尔           | 80           | 162.18       | 13.03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贯日          | 沃尔迪亚—阿拉玛塔             | 78           | 150.33       | 12.07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贯日          | 贝特玛丽亚姆—乌科洛            | 117          | 203.41       | 16.34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贯日          | 德卜勒马科斯—梅拉维            | 220          | 327.07       | 26.27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中国路桥总公司       | 加什纳—沃尔迪亚/<br>沃勒塔—沃尔德亚 | 108          | 370.78       | 29.78    | 世行国际开发协会 |
| 合计            |                       |              | 7822.77      | 628.34   |          |

资料来源: 根据埃塞俄比亚公路局数据整理。

中国公司还主导若干铁路网的建设。长达 2000 多公里的国家铁路网,以及亚的斯亚贝巴 37 公里轻轨项目都由中国铁路公司掌控,并担保这些项目的融资贷款。根据埃塞俄比亚总理工业化特别顾问的说法,埃塞俄比亚政府打算在第二个增长与改革计划 (GTP2) 期间 (2015—2020 年) 利用中国方面的融资另建新的铁路网: 莫佐—哈瓦铁路; 瑟贝塔—亚的斯亚贝巴—吉马—贝德勒铁路, 以及哈瓦萨—沙姆沙马内—阿尔巴门奇铁路。<sup>①</sup> 在这个计划期间, 还准备建设一条连接邻国吉布提的塔朱拉港和塔纳湖畔巴哈达尔的铁路, 经由阿赛塔—沃尔迪亚。<sup>②</sup> 为新建这么多铁路, 埃塞俄比亚政府从中国政府获得了 3930 万美元援款来建立非洲第一家铁路科学院, 将效仿著名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学校的模式, 培训包括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他国家的人员。

### 电信

中国参与埃塞俄比亚建设的第三个行业是电信部门。同道路和电力行业一样, 电信业也由中国公司主导。埃塞俄比亚政府授予中国的两家电信公司——中兴和华为以专营权。中兴通信是一家国有企业, 向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提供了 15 亿美元的信贷 (卖方贷款), 条件是中兴无须经过竞标即可获得合同。2013 年, 中兴再度提供贷款, 为亚的斯亚贝巴提供 4G 网络和全国其他地区提供 3G 网络。<sup>③</sup>

总而言之,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两国政府最高层之间的关系很好, 并且高度机制化。埃塞俄比亚是进入非洲的门户, 埃革阵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十分接近, 埃塞俄比亚政府在所有经济部门都为中国的投资商铺上了红地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部门的贷款和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释放了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潜力。随着贸易物流服务的改进, 埃塞俄比亚成为东非的制造中心。希望避开国内高劳动力成本的中国投资商可以向东非转移。这将进一步促进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埃塞俄比亚政府第二个增长与改革计划坚决地集中精力在 2025 年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到

---

① Interview with Dr. Arkebe Oqubay, Minister and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ime Minister in charge of industrial policy.

② “Ethiopia to build Africa’s First Railway Academy”; and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industrialization policy.

③ Interview with official of the Ethiopian Tele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April 22, 2015.

20%，中国作为投资商和优惠贷款提供者，其作用将更加重要。

表 6 电信部门的非政府担保中国贷款

| 公司 | 签订日期       | 经济部门 | 百万美元      | 利率                       | 宽限期 ( 年 ) | 还款期 ( 年 ) |
|----|------------|------|-----------|--------------------------|-----------|-----------|
| 华为 | 10/01/2013 | 电信   | 800000000 | Libor <sup>*</sup> + 1.5 | 3         | 13        |
| 中兴 | 10/01/2013 | 电信   | 800000000 | Libor + 1.5              | 3         | 13        |

注：\*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资料来源：埃塞俄比亚财政与经济发展部未偿还债务公报。埃塞俄比亚政府相信，通过对系统进行技术升级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比全盘私有化更好。<sup>①</sup>而且，政府官员坚持要由国家控制电信部门，声称电信业每年能够产生大约 35 亿美元的利润，这是国家融资建设基础设施和改善人民基本服务的关键财源。<sup>②</sup>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埃塞俄比亚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的融资，也有人指出该国债务金字塔在不断增长。埃塞俄比亚政府官员驳斥了这些结论，并以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等机构给埃塞俄比亚的评级为证。2014 年 5 月，经过半年的研究后，穆迪对埃塞俄比亚的信用评级是“B+”，而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是“B”。<sup>③</sup>这些评价着重指出埃塞俄比亚经济短期和中期内持续稳定增长的积极预期。基础设施和电力部门的巨额投资，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和平与稳定，是影响评级的两个正面因素。然而，这些评级机构也提到，私营部门依旧很弱，难以获得国内贷款，仍然阻碍经济增长。

## 埃塞俄比亚与印度的关系

埃塞俄比亚与印度之间的合作是多方面的，两国在贸易、避免双重征税、教育、文化合作和农业研究等领域，以及各方面的能力建设领域都达成了一系列双边协议。两国元首之间的互访巩固和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双边

① Interview with the Minister and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ime Minister, May 12, 2015.

②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Dr. Arkebe Oqubay, Minister and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ime Minister, May 12, 2015.

③ MOFED, Public Sector Debt Statistical Bulletin No.11; and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Moody's Assigns B1 Issue Rating."



关系。1997 年，两国建立了包括贸易部和外交部在内的联合贸易委员会协调和研究推动双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合贸易委员会每两年轮流在两国首都进行。两边私营部门也有类似的机构。<sup>①</sup> 两国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交流平台，如 2007 年成立的两国财政部官员的联合部级委员会，又如私营部门的联合商会、印度商业论坛等。私营部门的这些协会主要处理贸易和投资事宜。

### 贸易领域

在过去的 15 年里，两国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从 1995 年的不足 5000 万美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8.9 亿多美元，占埃塞俄比亚进口总额的 11%（中国占 19%，沙特阿拉伯 13%），但印度的顺差大。2011 年，埃塞俄比亚对印度的出口停滞于 3400 万美元，主要是棉花、豆类、香料、皮革及其制品等。尽管埃塞俄比亚自 2008 年 8 月其享受印度政府的免关税优惠待遇，对印度出口未见显著增长。鉴于印度贸易顺差大，而印度市场还有空间，埃塞俄比亚可以对印度出口更多的农产品和增值产品，以便缩小贸易方面的差距。

### 援助和技术支助领域

印度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多数用于培训、能力建设、与项目有关的咨询服务、派遣专家、考察团和其他“软性”投资。<sup>②</sup> 印度提供的技术支助主要集中在能力建设。具体如下：

- 信息技术训练中心（ITEC）项目：在信息技术训练中心，印度提供给埃塞俄比亚的培训课程数量从 2008 年的 25 期增加到了 2013 年的 160 期。埃塞俄比亚政府认真挑选学员。

- 泛非电子网络：印度一共提供了 200 万美元的贷款，用于黑狮子医院 CT 扫描仪的更新升级，以及加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与德里和坎普尔的印度技术学院之间的合作。

- 教育部门的合作：印度政府每年都会给在印度求学的 50 位埃塞俄比亚大学生提供奖学金。2007 年成立的联合工作小组监管教育交流项目。

---

① Interview with the Director General for As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pril 21, 2015.

② Sinha, “India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其他能力建设项目包括印度中央皮革研究所 (CLRI) 及其鞋类设计和开发所 (FDDI), 与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工业部下属皮革开发所 (EDI) 结对合作。此外, 印度向埃塞俄比亚税务和海关署 (ERCA) 提供咨询, 以便开展世贸组织对埃塞俄比亚海关的评估和提高埃塞俄比亚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能力。印度外交学院和埃塞俄比亚外交学院之间也有交流。<sup>①</sup>

### 出口优惠贷款

印度推动本国公司进入埃塞俄比亚的最常用工具是印度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出口优惠信贷, 包括资助主要资本项目。2006 年, 印度进出口银行首次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为期 20 年的 6500 万美元贷款, 用于农村电气化建设。2007 年, 又提供了 6.4 亿美元贷款, 支持埃塞俄比亚振兴国营制糖业, 2007—2012 年分期拨款, 见表 7。

表 7 印度对埃塞俄比亚进出口银行信贷分布的行业  
(2012 年 8 月中旬)

| 用途            | 贷款额度   |          |
|---------------|--------|----------|
|               | 百万美元   | 还款期限 (年) |
| 输配电项目         | 65.00  | 20       |
| 制糖业发展         | 122.00 | 20       |
| 制糖业发展         | 166.23 | 20       |
| 制糖厂更新         | 213.31 | 20       |
| 糖业项目          | 91.00  | 20       |
| 制糖业发展         | 47.00  | 20       |
| 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项目 | 300.00 | 20       |

资料来源: 2012 年进出口银行提供, <http://www.EXIMbankondia.com/loc.asp>。

制糖业发展贷款用于 3 家食糖加工厂: 阿法尔的滕达霍糖厂、奥罗米亚北部的芬查糖厂, 以及亚的斯亚贝巴东南方的旺吉—绍阿糖厂。这三家糖厂的更新工程都承包给了印度公司。2008 年, 印度公司海外基础设施

<sup>①</sup> Interview with the Director General for Asia, Ethiop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1, 2015.

联盟承建滕达霍工厂合同价值 3.45 亿美元，这是三家糖厂中唯一的一个新建项目。<sup>①</sup> 另一家印度公司，乌塔姆蔗糖技术公司，在 2009 年获得 1 亿美元扩建旺吉—绍阿糖厂的合同。<sup>②</sup>

投资领域

从埃塞俄比亚投资署提供的数据来看，1993—2014 年 2 月，有 624 家印度公司在埃塞俄比亚获得投资许可证，投资总额为 47 亿美元（610 亿埃塞俄比亚比尔）（见表 8）。这个数据可能会误导人，因为获得许可项目的实施比例很低。在这 624 项注册的印度公司项目中，一半多的项目都处于筹备阶段，仅有 101 个项目付诸实施，还有 221 个项目运营。因此，注入资本比表 8 所列的要低得多。实际数字可能接近 10 亿美元。

表 8 1993 年 6 月—2014 年印度在埃塞俄比亚的  
投资项目，行业和现状

| 行业         | 项目数 | 投资<br>(千比尔) | 各实施阶段项目数 |     |     | 预计雇佣<br>(人数) |
|------------|-----|-------------|----------|-----|-----|--------------|
|            |     |             | 实施       | 运营  | 筹备  |              |
| 农业         | 136 | 17519360    | 24       | 31  | 81  | 262421       |
| 制造业        | 303 | 30425077    | 54       | 118 | 131 | 56111        |
| 矿业         | 7   | 119368      | 0        | 2   | 5   | 558          |
| 教育         | 23  | 795638      | 2        | 6   | 15  | 1341         |
| 卫生         | 5   | 1024150     | 1        | 2   | 2   | 456          |
| 旅馆与度假区     | 18  | 6265672     | 3        | 6   | 9   | 2481         |
| 旅行社，交通     | 3   | 16251       | 0        | 0   | 3   | 36           |
| 房地产与设备咨询服务 | 77  | 4287966     | 6        | 35  | 36  | 3791         |
| 建筑         | 43  | 763170      | 10       | 17  | 16  | 3621         |
| 其他*        | 9   | 34468       | 1        | 4   | 4   | 167          |
| 总计         | 624 | 61251121    | 101      | 221 | 302 | 273061       |

注：\* 媒体、摄影和娱乐培训；各类商品进出口和贸易代理；宝石出口；沥青进口。

① “Ethiopia-New Sugar Factory.”

② Abate, “Delhi Firm wins \$ 100 million Ethiopian Sugar Factory Contract.”

根据投资的行业分配来看,在这 624 项投资项目中,几乎一半(303 项)投入制造业,137 项是农业。其余的项目分布在服务业和建筑业。由于没有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农业现代化战略增添附加值,印度在埃塞俄比亚农业的投资受到强烈批评,尽管印方享受颇有吸引力的一揽子激励措施,例如土地租赁价格低到每公顷 20 比尔(约 1.1 美元),出口商多年免交税收。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署注册的 137 家印度投资商,投资总额 175 亿比尔,55 项投资正在实施或投入运营,剩下 88 家仍在筹备阶段。

埃塞俄比亚公民社会团体就印度投资商的性质和享受的优惠条件批评埃塞俄比亚政府,指责政府驱逐当地农民和牧民,以甩卖价格让渡给印度投资商大片土地。<sup>①</sup>到 2010 年年末,外国投资商总共获得了 350 万公顷土地,其中 100 多万公顷的土地被转成外资所有。最大的投资商来自印度。表 9 列出了部分印度的大宗收购。在埃塞俄比亚,拥有最大单项的资产是卡鲁图里,这是一家总部在班加罗尔的公司,它在甘贝拉州租赁了 30 万公顷土地、在奥罗米亚的巴科县租赁了 1.1 万公顷土地。

表 9 2007—2012 年印度在埃塞俄比亚的农业投资

| 投资商         | 地区    | 投资类型     | 土地面积<br>(公顷) | 注册资本<br>(百万/比尔) | 年土地租金<br>(比尔) |
|-------------|-------|----------|--------------|-----------------|---------------|
| 汝奇          | 甘贝拉   | 大豆       | 25000        | 1451            | 2775000       |
| 怀特菲尔德       | 南方各族州 | 棉花       | 10000        | 32              | 1580000       |
| BHO         | 甘贝拉   | 稻米, 芝麻   | 27000        | 918             | 2997000       |
| 散纳提         | 甘贝拉   | 稻米       | 10000        | 160             | 1580000       |
| 万丹塔         | 甘贝拉   | 茶        | 3012         | 631             | 334332        |
| Shmporji    | 本尚古勒  | 生物燃料     | 50000        | 984             | 7170000       |
| CLC Spentex | 本尚古勒  | 棉花       | 25000        | 1117            | 5548750       |
| 卡鲁图里        | 甘贝拉   | 棕榈油, 稻米  | 100000       | 2110            | 2000000       |
| 卡鲁图里        | 甘贝拉   | 稻米, 棕榈油  | 300000       | —               | —             |
| 卡鲁图里        | 奥罗米亚  | 稻米, 生物燃料 | 11000        | —               | —             |
| 幸运出口        | 甘贝拉   | 茶        | 5000         | —               | —             |
| 朝阳产业        | 奥罗米亚  | 粮食作物     | 15000        | —               | —             |

① Rahmato, D. “Up for Grabs”; and Rowden, R. “Indian Agricultural Companies.”

续表

| 投资商     | 地区   | 投资类型    | 土地面积<br>(公顷) | 注册资本<br>(百万/比尔) | 年土地租金<br>(比尔) |
|---------|------|---------|--------------|-----------------|---------------|
| 预言者     | 奥罗米亚 | 生物燃料    | 20000        | —               | —             |
| 卡那安德芙山  | SNNP | 茶       | 10000        | —               | —             |
| 艾玛米生物科技 | 奥罗米亚 | 生物燃料作物  | 80000        | —               | —             |
| 查德哈农业   | 奥罗米亚 | 糖, 生物燃料 | 122000       | —               | —             |

资料来源: 甘贝拉州投资委员会; 当地出版社和埃塞俄比亚农业门户网站; 农业部。

面对国际媒体的大量批评, 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审查大投资商在农业部门的活动, 包括加强埃塞俄比亚投资署监管和跟进能力的措施。此后, 卡鲁图里公司被迫返还约 10 万公顷土地, 而其他尚未运营的印度投资商则自愿撤离埃塞俄比亚农业领域。

总而言之, 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总体积极, 援助、投资和贸易的组合则都旨在促进印度在埃塞俄比亚的战略经济目标。印度进出口银行给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贷款和信贷均与购买印度的商品和服务密切相关。此外, 以技术支助形式提供的援助则为了提高当地技能, 以便提高印度公司参与领域的生产力和效率。

## 结 语

在过去的 10 年里, 尽管没有任何石油或其他战略资源, 埃塞俄比亚在非洲还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政府为了实施工业化的宏图, 有能力在战略上理顺与新兴发展合作伙伴以及传统西方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埃革阵领导的政府利用其与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与欧洲援助方谈判的筹码, 反之亦然。这使得埃革阵精英不同于以往, 能够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实际在众多发展模式做出选择。

埃塞俄比亚的能动性固然是埃塞俄比亚与发展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双赢合作关系的关键, 时机和地理因素也对埃塞俄比亚有利。外部伙伴把

埃塞俄比亚看作是在动乱的非洲之角相对稳定的一极, 这对他们来说有着显著的战略重要性。由于人口众多, 军队强大善战, 亚的斯亚贝巴又是非洲的外交之都, 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促进稳定的力量, 它在地区维和与和平谈判中发挥着带头作用, 并在与八国集团、联合国气候谈判和其他南南合作平台中代表非洲的立场。埃革阵在区域、大陆和全球层面上积极开展外交, 奠定了埃塞俄比亚作为新兴地区强国的地位, 国际发展领域的新兴伙伴和传统伙伴都难以忽视。反过来, 埃革阵在处理埃塞俄比亚与新兴和传统合作伙伴的关系上可以大有作为。<sup>①</sup>

在经济方面, 传统合作伙伴和新兴南方伙伴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趋同。对中国和印度来说, 埃塞俄比亚是进入非洲的门户, 有利于它们继续扩展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参与。从它们的有利地位来说, 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 它们可以宣称自己也有一份功劳, 且向其他非洲国家证明它们与非洲的交往模式不仅限于“援助”, 并比西方援助方附加条件的合作更能使非洲多受益。

对欧盟、美国和其他西方发展合作伙伴来说, 埃塞俄比亚是它们有效援助的范例, 它们可以凭此自豪地向各自的议会显示邀功。西方痴迷于援助有效性, 因此陷入伦理和道德的冲突, 被迫视而不见埃塞俄比亚政府不佳的人权记录和有限的民主表达空间。此外, 埃塞俄比亚作为动乱地区的一个稳定支撑和反恐斗争的可靠盟友, 也促使西方发展合作伙伴决定维持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结果, 埃塞俄比亚的“自相矛盾”现象导致在埃塞俄比亚的西方援助机构很难形成一致立场。

最后, 虽然很多评论家认为埃塞俄比亚追随中国的发展模式, 实际远非如此。<sup>②</sup> 埃革阵领导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十分务实, 以强势发展型政权为指导, 巧妙地混合东亚(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越南、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发展经验和西方“软性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 得以制定自己的经济转型路线图。这种务实做法是埃革阵在过渡性意识形态背景下进行高度政治化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埃革阵的结构转型之路并非一成不变的。由于全球化和地缘力量对比转变的缘故, 埃塞俄比亚面临新出现的挑战, 人们应该期待对埃革阵当前的做法会有更多修正。最重要的是, 埃塞

---

① Brautigam, “Ethiopia’s Partnership with China.”

② Fourie, “China’s Example of Meles’ Ethiopia.”

俄比亚发展型政权能够保持从战略上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并能随时抓住新的机遇。

(舒展、王娜译，舒展校；责任编辑：舒展)

### 参考文献

- Abate, G. "Delhi Firm wins \$100 million Ethiopian Sugar Factory Contract." *Indo-Asian News Service*, August 2, 2009. <http://twocircles.net>.
- "Africa Rising." *The Economist*, December 3, 2011.
- Alden, C. *China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7.
- Alden, C. "China in Africa." *Survival* 47, No. 3 (2005): pp. 147 – 164.
- Axelsson, L. and N. Sylvanus. "Navigating Chinese Textile Networks: Women Traders in Accra and Lome." 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ritical Interventions*, edited by F. Cheru and C. Obi, pp. 132 – 144. London: Zed Books, 2010.
- Brautigam, D.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Brautigam, D. "Ai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meet the OECD – DAC Aid Regi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3, No. 5 (2001): pp. 752 – 764.
- Carmody, P. *The Rise of the BRICS in Africa: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South Relations*. London: Zed Books, 2013.
- Chaturvedi, S., T. Fues, and E. Sidiropoulos (ed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Emerging Powers: New Partners or Old Patterns?* London: Zed Books, 2012.
- Cheru, F. and C. Obi.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ritical Interventions*. London: Zed Books, 2010.
- Cheru, F. and M. Calais. "Countering New Imperialisms", 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ritical Interventions*, edited by F. Cheru and C. Obi, pp. 132 – 144. London: Zed Books, 2010.
- Cheru, F. and R. Modi.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dian and Brazilian Investments*. London: Zed Books, 2013.

- De Waal, 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lees Zenawi. " *African Affairs* 112, No. 446 ( 2012 ): pp. 148 – 155.
- Draper, P. , T. Disenyana, and G. Biacuana.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n Network Industries: Case Studies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Kenya. " 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fric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ritical Interventions*, edited by F Cheru and C. Obi, pp. 107 – 119. London: Zed Books, 2010.
- "Ethiopia – New Sugar Factory. " *Meat Trade News Daily*, June 3, 2009. [http:// www. meatradenewsdaily. co. uk](http://www.meatradenewsdaily.co.uk).
- "Ethiopia to build Africa' s First Railway Academy. " *The Reporter*, September 19, 2015, 6.
-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Ethiopia. Brussels: Directorate of Trade, 2013.
- Fourie, E. "China' s Example of Meles' Ethiopia: When Development 'Models' land. "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53, No. 3 ( 2015 ): pp. 289 – 316.
- Geda, A. , and A. Meskel. " 'China and India' Growth Surge: The Implications for African Manufacturing Exports. " 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fric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ritical Interventions*, edited by F Cheru and C. Obi, pp. 97 – 106. London: Zed Books, 2010.
- Geda, A. , and A. Meskel. *Impact of China-Africa Investment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Ethiopia*. Nairobi: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 AERC ) , 2009.
- Hackenesch, C. *European Good Governance Policies meet China in Africa: Insights from Angola and Ethiopia*. EDC 2020 Working Paper 10/2011. Bon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s ( EA-DI ) , 2011.
- Herbert, H. "Sixty Years of Development Aid: Shifting Goals and Perverse Incentives. " 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Emerging Powers: New Partners or Old Patterns?*, edited by S. Chaturvedi, T. Fues and E. Sidiropoulos, pp. 67 – 94. London: Zed Books, 2012.
- Human Rights Watch: You will be Fired if you Refuse: Labor Abuses in Zam-



- bia' s Chinese State-owned Copper Mines. New York, NY: Human Rights Watch, 2011.
- Jacques, M.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2012.
- Kaplinsky, R. , and M. Morris. "The Asian Drivers and SSA: Is there a Future for Export-oriented African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Economy* 32 No. 11 ( 2009 ) : pp. 1638 – 1655.
- Kragelund, P. "The Return of the non-DAC Donors to Africa: New Prospect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6, No. 5 ( 2008 ) : pp. 555 – 584.
- Manning, R. "Will Emerging Donors Change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4, No. 4 ( 2006 ) : pp. 371 – 385.
- Mawdsley, E. *From Recipients to Donor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Changing Development Landscape*. London: Zed Books, 2012.
- Mawdsley, E. "Fu Manchu versus Dr. Livingstone in the Dark Continent? Representing China, Africa and the West in British Broadsheet Newspapers. " *Political Geography* 27, No. 5 ( 2008 ) : pp. 509 – 529.
-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Strategy*. Addis Ababa, 2002.
-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2010 – 2015. Addis Ababa, 2010.
-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ublic Sector Debt Statistical Bulletin No. 11 ( 2008/09 – 2012/13 )* . Debt Management Directorat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ddis Ababa, 2013.
- Mohan, G. , B. Lampert. , M. Tan-Mullins, and D. Chang.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 s Development: New Imperialists or Agents of Change?* . London: Zed Books, 2014.
- Mohan, G. and M. Power. "New African Choices?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and the Changing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5, No. 1 ( 2008 ) : pp. 23 – 42.
- Mohan, G. and B. Lampert. "Negotiating China: Reinserting African Agency

- into China-Africa Relations. ” *African Affairs* 112, No. 446 ( 2013 ): pp. 92 – 110.
- Moody’ s Investor Service. “Moody’ s Assigns B1 Issue Rating to Government of Ethiopia. ” Press release, May 9, 2014.
- Moyo, D.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London: Allen Lane, 2009.
- Moyo, D. *Winner take All: China Race for Resourc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Us*.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Books, 2013.
- Mutesa, F. “China and Zambia: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 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fric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ritical Interventions*, edited by F Cheru and C Obi, pp. 167 – 180. London: Zed Books, 2010.
- Naim, M. “Rogue Aid: What’ s wrong with the Foreign Aid Programs of China, Venezuela and Saudi Arabia?” *Foreign Affairs* 159 ( 2007 ): p. 96.
- Pillsbury, M.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China’ 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Global Super power*. New York, NY: Henry Holt, 2015.
- Rahmato, D. “Up for Grabs: The Case of Large Indian Investment in Ethiopian Agriculture. ”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dian and Brazilian Investments*, edited by F. Cheru and R. Modi, pp. 93 – 106. London: Zed Books, 2013.
- Rowden, R. “Indian Agricultural Companies’ ‘Land Grabbing’ in Africa and an Activist Response. ”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dian and Brazilian Investments*, edited by F. Cheru and R. Modi, pp. 107 – 114. London: Zed Books, 2013.
- Sautmann, B. , and J. Hairong. “Fu Manchu in Africa? Distorted Portrayal of China in Africa. ” *South African Labor Bulletin* 31, No. 5 ( 2008 ): pp. 34 – 36.
- Sinha, P. K. “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 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frica: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ritical Interventions*, edited by F Cheru and C Obi, pp. 77 – 95. London: Zed Books, 2010.
- Southall, R. , and H. Melber ( eds. ) . *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Imperialism,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Scottsvill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 Press, 2009.
-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0: South-South Cooperation – Africa and the New Form of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Geneva: UNCTAD, 2010.
- Volman, D. China, India and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cramble for African Oil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Continent. *Current African* issue 43. Uppsal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9.
- Woods, N.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 No. 6 (2008): pp. 1205 – 1221.
- Zakaria, F.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NY: W. W. Norton, 2008.
- Zenawi, M. “States and Markets: Neoliberal Limitations and the Case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 In *Good Growth and Governance in Africa: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dited by A. Norman, K. Botchwey, H. Stein and J. E. Stiglitz, pp. 140 – 17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Zenawi, M. *Africa’s Development: Dead End and New Beginnings*.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Unpublished Masters diss., 2006.

## **Emerging Southern Powers and New Forms of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Ethiopia’s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China and India<sup>\*</sup>**

[Ethiopia] Fantu Cheru

**Abstract:**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xamines Ethiopia’s engagement with China and India. Despite being a non-oil exporting country, Ethiopia has becom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Africa and, over the past decade,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Part of Ethiopia’s success

---

<sup>\*</sup> To cite this article: Fantu Cheru (2016) Emerging Southern powers and new forms of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Ethiopia’s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China and Ind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 4, 592 – 610, DOI: 10.1080/01436597.2015.1116368.

has been the 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 harnes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partners strategically, to unleash the country's productive potential while maintaining national policy space. Ethiopia's pragmatic 'economic diplomacy' arose from the desire of the liberation movements that formed the umbrella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 (EPRDF)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all aspects of Ethiopian society and to break out of poverty, which the EPRDF considers a 'national shame' and a handicap to the country's ability to define foreign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independently. The Ethiopian experience challenges the school of thought that equates the rise of emerging powers in Africa with a new form of 'colonialism', disregarding African agency to transform these relationship into 'win-win' partnerships.

**Keywords:** BRICS; China; Globalisation; Global South; India; investment flows